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实践探索

■王璐颖 李 滔

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新质战斗力是先进战斗力的代表,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实践探索是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新质战斗力作为制胜未来战场的关键力量,关乎战争走向、关乎建设转型、关乎作战胜负,必须紧跟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不断提升新质战斗力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

把握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时代要求

战斗力建设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要顺应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无人化、超域化演进的时代要求。

力量要素之“新”:无人智能。从世界近几场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看,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正在改变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方式,战争制胜观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和无人自主技术快速走向战场,智能化军事系统显著提高了军事装备和平台的无人自主作战能力,战争主要参与者从传统的人向类人智能无人系统的跨越,作战行为与决策加速从“碳基”向“硅基”转移,从“细胞体”向“智能体”过渡,从“人在环中”向“人在环上”乃至“人在环外”的模式演进。

战场空间之“新”:多维融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加速扩展作战力量的作用领域、影响深度。生物交叉、类脑科学和人机接口等技术的快速应用,促使智能化网络体系与人类社会活动深度渗透、高度融合。“深度伪造”“信息茧房”等新手段、新情况大量产生,社会域的认知争夺等混合博弈,正演变为新的角力场。军事斗争空间从传统地理空间,不断向深海、外太空、电磁、网络、认知等领域拓展,整个战场空间进阶到高立体、全维度、大融合。这些战场空间领域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作战向复杂智能的方向发展。

作战编组之“新”:动态重构。作战编组是人与武器装备结合、作战单元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关系的体现,决定着新质战斗力的作用发挥和效能释放。着眼未来联合作战兵力火力的即

时聚优,新质战斗力将依托智能化网络信息体系的支撑,由静态搭配向动态重构转变,由“拼积木”向“拧魔方”转变,各作战要素根据需要进行功能解耦,再通过跨域融合将异构的功能要素和单元模块联结在一起,构建具有良好韧性的分布式“杀伤网”,以实现作战单元和基本模块的广域配置、跨域组网和多域聚合。这种动态编组更需要网络信息体系的支撑和新质战斗力的协同配合,通过跨域融合将整个作战体系中异构的功能要素和单元模块联结在一起。

扭住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重要抓手

新质战斗力区别于传统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战斗力呈现的新质态,新质战斗力建设要以新质态为重要抓手,通过科技创新赋能战斗力要素、变革战斗力生成模式,从而推动战斗力跃迁。

智能算法制胜。以智能化武器装备为代表的新质战斗力更加重视追求作战制智权,敌我双方比拼的是智能认知水平的高下、算法的优劣。在观察、定位、跟踪、判断、决策、打击和评估等杀伤链的各个环节,智能算法都可以及时融入决策链、指挥链,实现“未战而先胜”。以深度学习、自学习为代表的数据挖掘算法,能够对战场收集的各类数据快速整合,深度关联分析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帮助作战人员更快更好预测战场态势。以强化学习为代表的智能博弈和决策算法,能够在虚拟环境中自主博弈对抗,快速充分探索战争决策空间,帮助指挥员发现和锚定决策点,更加高效地创造生成行动方案,辅助作战筹划。针对大量无人装备和平台的指挥控制,自主规划与协同算法等自主控制算法,能够根据任务目标和能力需求对作战资源进行动态组合,形成人机混合编组,高效执行作战任务。

体系高度关联。战斗力生成,是

由构成战斗力的各要素自身发展、内在运动,以及不同要素和分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完整体系。信息化智能化作战行动的体系对抗、混合博弈、超域竞争等特征更加突出,分散配置的战场传感器、作战力量和武器平台基于各种信息链路成为网络信息节点,情报信息、任务指令、战况态势和战果信息均可在全域联通的战场网络中交互共享,整个作战行动在追求单个平台单项指标的基础上,更强调整个作战体系的实时联动效应,通过功能耦合和结构涌现,达到“聚能”和“增能”的目的,以整体力量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人机互动渐进。无人装备作为新质战斗力的重要抓手和传统武器装备的重要补充,正从过去战场配属角色向主战角色转变。从广义角度看,无人装备将以拓展武器装备作战能力获得信息、火力机动优势。首先,无人作战装备可充实完善有人作战体系。利用无人装备战场环境限制小、突防能力强、执行任务多的优势,提升己方侦察情报和评估工作范围、精度和时效性,提升火力打击密度、强度和持续性。其次,有人与无人力量协同作战能够发挥“1+1>2”的作战效能。例如,无人机可前出侦察预警,成为有人机感知的延伸,发挥有人机机动和火力优势,发挥无人机信息优势。再次,无人集群作战能够实现快速消耗敌方资源目的。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无人潜航器、仿生机器人、智能弹药等无人集群力量实施无人自主协同作战,将发挥其非线性、涌现性等特征所凸显的规模优势、成本优势、自主优势、决策优势,打击敌方纵深地域严密设防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目标,极大消耗敌方侦察拦截和火力抗击资源。

构建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科学链路

新质战斗力建设是一场向难攻坚的系统性硬仗,要破除“技术导向”的路径依赖,构建“理论阐释—体系建构—训练转化—资源适配”的科学链路。

突出“理论先行,体系支撑”。理论先行与体系支撑是新质战斗力生成的两个重要基础。要以理论体系层级化建构与体系架构韧性化设计,夯实新质战斗力服务实战基础。从理论体系层级化建构看,基础理论必须聚焦新质作战要素的本质机理,剖析新兴领域要素

的作战特性、作用边界及与传统要素的耦合逻辑,探索基础理论对接实践的科学路径。应用理论必须紧扣实战场景,基于未来作战任务的类型化划分构建运用规则,拓展应用理论转化为战术实践的路径。创新理论层须前瞻战争形态演进,结合技术预见理论发展方向,为新质要素演化提供指引。从体系架构的韧性化设计看,要以“体系韧性”为目标打破域际壁垒,通过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建立潜力数据库,实现新质资源与部队需求的快速重组响应,确保体系与“战”的需求同频共振。

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本质在于建构“非对称优势”。从非对称优势的培育看,要依托“作战域优势图谱”开展评估,构筑差异化力量布局。要推动优势要素向核心能力转化,构建“以长击短”格局,通过建立动态监测机制,确保优势长存。从作战路径创新性重构看,须突破传统作战域边界,在无人域开辟对抗新维度,还要基于任务需求设计模块化方案,灵活组合新质要素与传统力量,避免路径依赖。

加强“实案化训练,对抗性演练”。实案化训练和对抗性演练是新质战斗力从理论向实战的转化中介。要构成“战训一体化”的闭环机制,须通过训练场景的高保真建构、对抗演练的高强度设计与效能评估的量化模型化,提升新质战斗力 of 的实战适配性。从实案化训练的高保真建构看,要积极组织无人机分队开展侦察救援、空中投送等课目训练,要引入“环境复杂度梯度”理念,倒逼官兵在极限条件下运用新质装备。要建立量化评估体系,评估训练成效;从对抗性演练的高强度设计看,要设置贴近强敌的对抗场景,设定对抗强度阈值,建立闭环改进机制,推动战斗力迭代升级。

做到“不求所有,但为所用”。“不求所有,但为所用”是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途径,其内核在于“资源池化”理论的生成模式创新,须通过资源整合的跨域化建构与资源运用的动态化调度,打破“资源占有”与“能力生成”的绑定关系。从资源整合的跨域化建构看,以“资源池化”为核心,整合地方技术、人才、装备资源,构建军地一体的资源支撑网络。从资源运用的动态化调度看,构建分类分级管理体系,将新质资源按作战价值分为核心、支撑、辅助类,明确新质装备的调用流程,确保资源效益转化为实战能力。

群策集

《孙子兵法》中讲:“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这句话意指我想交战的地方敌人不可知,敌人就要处处设防;敌人防备范围越大,能直接与我交战的兵力就越少。其思想精髓在于掌握战场选择的主动权,迫使敌人在于我有利的时

间、空间,以于我有利的方式展开决战。战场上,欲达成以少胜多或实现最小代价赢得最大胜利,把握好“与战之地”至关重要。现代战争的“与战之地”,已从单纯的地理空间,拓展至物理、信息、认知乃至时间维度上的综合优势态势,需要一个从“谋势”到“造局”的主动塑造过程。

全域感知与智能研判,洞悉“可造之地”。达成“与战之地”的首要前提,是形成对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的压倒性认知优势。一是构建“多维一体”侦察监视网络。综合运用陆海空天网电等手段,形成覆盖全维战场的“感知之网”,实现对敌兵力部署、机动路线和后勤补给等全时域监控,为筛选和定位最佳预设战场提供原始数据。二是实现“数据驱动”情报融合处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多源情报信息进行自动融合、交叉验证与智能筛选。去伪存真,从海量碎片化信息中精准提炼敌作战意图、指挥规律和体系弱点,从而科学预判其可能的行为路线。三是开展“人机协同”战场态势推演。利用一体化指挥平台、兵棋对抗系统,将处理后的高价值情报注入模型,模拟在不同地域与敌交战的多种可能结局,通过系统评估辅助指挥员决策最有利于我发挥优势的“与战之地”。

多维欺骗与态势塑造,创造“必来之地”。知地是基础,诱敌是关键。现代军事欺骗旨在操控敌方认知,影响其决策,其核心是让敌人“自愿”入套。一是实施认知欺骗。综合运用电子佯动、网络诱饵和心理战等手段,精心释放符合敌方预期的信息。强化敌方指挥官固有错误判断,使其坚信所发现“战机”是明智决策的结果,从而主动向己方预设地域机动。二是运用行动诱骗。战场之“利”,不仅在于“地利”,更在于看似有可乘之机的“态势”。通过设置令敌方难以抗拒的战术诱惑,辅以真实机动佯动,增加欺骗的可信度,驱使敌为“利”所动,为“势”所逼。三是达成信息隔绝。在敌即将进入或已进入预设战场时,迅速启动信息作战,使其瞬间变成“信息孤岛”。将预设战场转化为一个对己方单向透明的“狩猎场”,剥夺敌方感知能力,为最终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控域夺机与快速造势,掌控“可战之地”。实现欺骗引诱目的后,必须迅速将“预设地域”转化为对己绝对有利的“歼敌战场”。一是夺取先机优势。利用实时数据传输能力,先敌决策,先敌展开,先敌攻击,及时改

的机器学习能力,学会运用数学工具和现代数字技术对军事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善于从多源异构、跨域关联的海量数据中挖掘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找出数据背后的逻辑和真相,从中探究隐藏知识、纠正感性偏差、指导军事实践,实现数据管理的精算、细算和深算,让真实有效的数据为战斗力建设服务。

以“极限思维”应对突发。“极限思维”是一种极限性假设,也就是设想事物发展到极致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出现的结果,并以“终局状态”来帮助我们判断形势,做好应对之策。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敌情不清、条件不明、态势模糊以及交战过程的复杂性、偶然性,从而导致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和风险随时可能出现。要考虑最不利的情况、做好最坏打算,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下好风险防范“先手棋”。因此,要瞄准强敌对手、立足极端情况,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预案做得更周密一些,把慑敌制胜的“工具箱”备得更充足一些,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利用中外联演联训、国际军事比武、跨军兵种协同训练等重要平台,与不同对手过招、在不同环境磨砺,通过见招拆招、灵活应变,尽快适应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模式,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应对复杂情况的综合能力;多把部队放到危局、险局、难局中淬火锻造,挑战生理

■徐 瑞 徐艺洋

积极主动塑造『与战之地』

变预设战场的兵力对比与战术态势,将诱敌阶段“利敌”假象迅速扭转为“利我”局面。二是实施控域主导。运用区域阻止、反介入能力,对预设战场进行“物理隔离”,切断圈内之敌与外部支援的联系,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确保能集中力量歼灭已入瓮之敌。三是实现并行同步。在统一指挥下,参战兵力、火力依托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并行发起攻击。通过各军兵种高度同步的并行作战,压缩敌反应时间,使其顾此失彼,迅速崩溃。

体系破击与夺地控要,决胜“与战之地”。作战的最终目的是以最小代价达成最大战果,即高效歼灭敌有生力量或瘫痪其作战体系。一是聚焦“体系节点”的节点破击。在预设战场内,首要打击目标是其指挥中心、通信枢纽、防空系统、后勤基地等关键节点。通过对这些节点的精确摧毁或软杀伤,迅速瓦解敌作战体系的整体功能,使其陷入混乱、孤立无援的境地。二是达成“速决全歼”的战果扩张。在敌作战体系瘫痪、主力遭受重锤打击之际,迅速转入追击和清剿阶段,利用己方的信息优势和机动优势,快速扩张战果,围歼残敌。三是实现“夺地控要”的态势优势。军事行动胜利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对地理空间的实质控制,在局部空间占据优势后应迅速展开控制行动,将物理、信息、认知、时间等方面的优势最终转化为地理优势,从而完全达成在“与战之地”决胜的最终目标。

重视做好战史教学研究

■刘媛媛 谢 娟

挑灯看剑

战史既凝聚着丰富的战争知识,又蕴含着深刻的战争智慧,对于学习战争理论、揭示战争规律、探讨未来作战指导、培养指挥能力、掌握战争思维方法等具有重要作用。开展战史教学研究特别是战例教研,须着眼战史的多重功能,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手段,最大限度挖掘其中蕴含的“宝藏”,提升学员军事素养和思维水平。

沉进去研析战争经验。战史是关于战争与军事问题的“百科全书”,战史教研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就是通过学习,掌握战争经验和教训,使学员直接或间接地把以往战争经验用于作战,并极力避免历史上失败的教训。为此,战史教研就是要以分析成败得失为出发点,精选翔实丰富的战例史料,创设能够引导学员感知战场氛围、沉浸作战场景的教学环境。一方面,要引导学员进入场景、进入角色,沉浸式体验战争,感悟战争氛围,增强对战争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要引导学员系统研究分析战争准备与实施过程,围绕指挥、协同、保障、战法运用等方面,深挖细节与全面总结相结合,探寻战史战例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

跳出来探究未来启示。战史教研不能仅停留在对战例的机械图解、再

的着眼点放在探索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上,放在借鉴历史、服务未来上。为此,战史教研既要注重做好总结经验教训“上篇文章”,更要注重做好梳理启示这个“下篇文章”。要引导学员聚焦理论的运用转化,把目光投向未来,把研究战史与启示未来有机结合起来,着眼技术装备新发展,立足战争形态新演进,聚焦未来使命任务,多维度深层次挖掘、提炼和升华战史中蕴含的理论精髓,领悟战争本质规律,探寻战争制胜之道,使战史的教学和研究过程真正成为新的作战思想、作战理念产生和形成过程。

大视野培塑科学思维。战史教研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思维能力,培塑科学思维方法,从大历史观视角认识和把握战争发展规律,增强战争指导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为此,战史教研中要引导学员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外横向对比研究、古今纵向对比研究等方法,运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的概念和原理,全面整体科学解读战史。要引导学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认识战争矛盾运动过程,掌握军事与政治、技术与战术、人与武器、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等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战争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关系,透过表象抓住战场本质,以主观能动的创新思维,创造性地制订与运用战略战术,机动灵活指挥作战,获取战争胜利。

紧盯战争之变

■刘子超

谈兵论道

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战争的制胜机理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不断拓展作战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并在实践中用以思考、分析和处理复杂军事问题,才能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制胜未来战场上的强敌对手。

以“创新思维”赢得主动。“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思维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建设性,关键在“创”,制胜在“新”,它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和经验束缚,提倡以新颖独特的思路方法解决问题。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最需要的是创新,根本出路也在创新,如果还在以“3G”思维看待“4G”现象、解决“5G”问题,便会原地打转、止步不前,上了战场非吃败仗不可。指挥员是打仗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应自觉来一场“头脑风暴”“认知革命”“理念升级”,科学认识和把握现代战争规律的新变化、新动态、新趋势,敢于冲破思维定势、摆脱思维桎梏,将思想观念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要紧跟时代步伐和新军事变革,主动学习指挥筹划新模式、武器装备新技术、体系作战新要求,加快填补新兴领域、前沿科技的知识盲

区;大力发扬军事民主,紧紧围绕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短板弱项,科学质疑、献计献策、创新突破,从提出新的概念构想,到建立框架体系,再到推开成果应用,努力在求深、求细、求实上下功夫,以创新驱动赢得军事竞争主动。

以“数据思维”精准施策。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是时代所需、形势所需、任务所需。“数据思维”是用数据来探索、思考事物的一种思维模式,其优势在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以减少工作中的失误或差错。从战略需求来看,军事数据作为一种新质的、稀缺的、宝贵的战争资源,已深度融入军队建设全过程各领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来战争打的是数据仗,谁能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数据,谁就更容易洞悉战争的规律和趋势,赢得军事博弈主动权。要强化“数据思维”,重视日常战训数据的采集和完善,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将数据链嵌入各责任主体和作战单元的领导、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流程和机制之中,做到用数据管理,凭数据决策,靠数据行动,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本身并不具备直接使用价值,只有借助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处理手段,才能真正激发数据活力、发挥数据威力。要重点培养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和大数据下

拓展胜战思维

极限、研究兵器性能极限、发挥人与装备结合的战斗力极限,在全身心的极限对抗中练战法、练技术、练胆魄,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不迫、应对有方,顺利有效完成作战任务。

以“深井思维”非对称制衡。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意思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想把事情做好,应当在某一领域内专注如一,深耕细作,才会有所成就。这种“深井思维”应用于军事领域,讲求攻其一点、久攻为功,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用在刀刃上,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节点上求突破,达到落一子而满盘活的效果。因此,应注重扬长避短,科学选择自身战斗力发展路径。要跳出引领者预设,动态对标、迭代发展,强化批判证伪,防范被对手迷惑误导,主动发现、培育、运用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技术,捕捉非对称制衡能力的潜在增长点。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凿深井”的精神集中力量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实施重点突破、持续攻坚,做到问题不解不散手、不见成效不收兵,以“小切口”推动“大纵深”,在补齐短板的同时,着力培养制训长板,锤炼降维打击、非对称打击等战法,不按敌人套路打、盯着敌人软肋打、发挥己方优长打,以“能”击“不能”,走非对称制衡之路。